

爱上太原早餐

陶寅

在上海，早餐是小笼包褶子间渗出的鲜甜汤汁，是粢饭团里裹着的油条脆响，是甜豆腐脑上颤巍巍的桂花蜜。可当我今年再一次站在太原的晨光里，被街头蒸腾的白雾裹住时，才惊觉味蕾的版图竟如此辽阔。

我与老豆腐的初次相遇像场味觉的冒险。在上海，豆腐脑是精致的甜品，用小调羹舀着吃，甜味在舌尖漾开，是江南水乡的温柔。而太原的老豆腐，端上来便是豪迈的江湖气。清晨的早点摊，老板掀开保温桶，热气卷着豆香扑面而来，碗里的老豆腐泛着温润的光泽，像是被晨光浸透的白玉。老豆腐上的卤汁浓郁透亮，腐竹、豆丝、黄豆在其中若隐若现，最后点缀些韭花，那抹淡绿色带山野气息的佐料，瞬间让整碗老豆腐有了灵魂。

第一次品尝太原的老豆腐，我小心翼翼地舀起一勺，咸鲜的卤汁率先冲击味蕾，老豆腐嫩滑得几乎要顺着喉咙滑下去，韭花的独特鲜香在口腔里炸开，和上海的甜豆腐脑截然不同。老板见我犹豫，笑着说：“后生，掰块油饼泡进去！”刚出锅的油饼金黄酥脆，撕开时还能听见脆皮碎裂的声响，浸在老豆腐里，吸饱卤汁后变得软糯又不失嚼劲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早餐可以这般酣畅淋漓。

若说老豆腐是太原早餐的温柔序曲，那打卤面便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。清晨的面馆里永远人声鼎沸，师傅们挥舞着擀面杖，面团在案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，不一会儿，粗细均匀的面条便被扔进沸腾的锅里。

大早上吃面这个事情本就很惊讶了，但接过碗时，我被它的分量惊到张开了嘴。瓷碗几乎和我的脸一般大，面条堆成小山，卤汁里的食材丰富得让人

眼花缭乱。夹起一筷子面条，还没入口，卤汁的香味便钻进鼻腔。面条筋道，每一根都裹满了醇厚的卤汁，肉片鲜嫩，木耳爽脆，韭花菜吸饱了汤汁，一口下去，各种滋味在舌尖碰撞。邻桌的大哥边吃边就着大蒜，见我好奇，笑着递来一瓣：“尝尝，配着面吃才够味儿！”辛辣的蒜味混着面香，让人吃得额头冒汗，浑身通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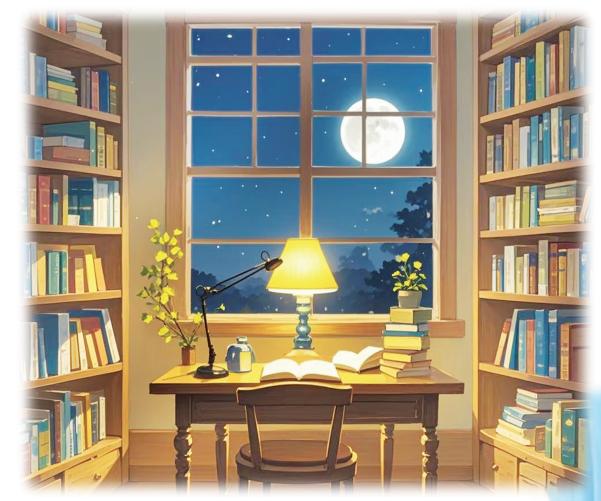
而丸子汤与烙饼，则是太原早餐里最温暖的篇章。在太原的最后一个清晨，好友带我来吃丸子汤烙饼。远远就能看见卖丸子汤的摊位，大锅里的汤咕噜咕噜冒着泡，丸子在汤面上跳跃，一个个紧实饱满，泛着诱人的光泽。

烙饼的制作过程像是一场艺术表演。师傅将醒好的面团擀成薄如宣纸的面片，抹上胡麻油，撒上椒盐和葱花，熟练地折叠、卷起，再擀成圆圆的面饼。铁鏊上腾起阵阵香气，面饼在师傅的竹片下灵活翻转，不一会儿就变得金黄酥脆。最绝的是那一手“抖饼”的绝活，师傅轻轻一抖，饼就如金缕般丝丝散开，外层酥脆，内里柔软，麦香混着油香，让人忍不住咽口水。

舀一碗丸子汤，撒上葱花和香菜，咬一口酥脆的烙饼，再吃一个爆汁的丸子，热汤顺着喉咙滑下，驱散了清晨的寒意。隔壁的老食客边吃边和老板唠家常，阳光透过蒸腾的热气洒在桌上，这一刻，平凡的早餐成了最温暖的人间烟火。

离开太原后，我时常怀念那些热气腾腾的清晨。上海的早餐依旧精致，但总少了几分太原早餐的豪爽。那些藏在街巷里的早点摊，那些热情的老板，还有每一碗带着温度的食物，早已刻进我的记忆里。原来爱上一座城，真的可以从早餐开始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2020年，我曾写下《见字如闻春雨声》一文，感慨于珍藏的若干前辈和文友的亲笔信。这些信件采用中国传统信笺格式，大多以毛笔竖写，字里行间流淌着岁月的韵味。他们或是当面郑重交付，或是精心拍照后通过微信传递，亦或贴上邮票，让信件跨越山海抵达我手中。有些文友兴致盎然，一封书信不过瘾，接连寄来多封。每一封都藏着一个启迪心灵的故事，细细品读，能感受到不同的视角、语言风格，以及各具特色的行楷笔迹。

在快节奏的数字化时代，电脑和手机操作便捷迅速，提笔铺纸研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。这些信件于我而言，不仅带来如沐春雨般的滋养，展开信笺时，更有古意盎然的视觉冲击。

最近，身边出书的人逐渐增多，大多数人选择在电脑上直接敲字创作，修改也十分便捷，我自己也是如此，以至于对手写文章的感觉都有些陌生了。然而，一些稍上年纪的文人仍坚持着传统的创作方式，他们在稿纸上一格一字认真起草，字迹工整细致，之后请人打印成稿，再在打印稿上反复修改，历经三次、五次，直至满意成书。

山西诗词学会前会长武正国先生就是典型代表。他著作等身，已有20余部作品问世。

每一部著作的诞生，都经历过这样严谨的创作过程。可惜的是，时间久了，大部分书稿都被他搁置一旁。近五年，他专心创作《填词三百体》，如今，这部作品的手稿和修改稿已堆叠盈尺。如果仔细整理这些文稿，便能清晰梳理出他构思、写作、修改直至成书的全过程。85岁高龄，还患有眼疾，老先生依然不分昼夜，呕心沥血地投入创作，只为完成这部书作。

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阎凤梧同样成果丰硕。有一年我好奇地询问他，他这一生究竟写了多少部书？由于没有准确数字，他和夫人不辞辛劳，从四层楼一步步下到地下室，将能收集到的书籍全部搬到楼上，一本本登记、统计字数，最终告诉我：40余部，2000余万字。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。两位老人都已八十五六岁，这样上上下下搬运书籍，实在不易！出于学者的严谨，他们甘愿费这番工夫。我追问手稿去向，得到的回答都是“都扔了”。我惋惜不已，连忙劝说：“这些手稿会越来越珍贵，将来学者研究您的学术成果时，它们都是重要资料！”听了我的话，阎教授决定从那时起好好保存手稿。

老诗人黄文辛也是位笔耕不辍的文人，虽已85岁高龄，但几乎每天都有诗文创作，还出版过几本诗集。他坚持先在纸上书写，再将内容录到手机上。我的新书《晓云散语》出版后，他十分用心，连续写了5篇《慢品小云诗》。他发来电子版文章后，我特意索要手稿照片，并叮嘱他一定要留存手稿，因为看手稿和看电子版的感受截然不同。还有一件趣事，早年他写给山西诗词学会老会长温泽先生的一封信，不知为何出现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旧书摊上。一位文化人慧眼识珠，看出信件内容的价值，不惜高价买下。由于信中署名“黄文辛”被错看成“黄文章”，他四处打听寻找，几经辗转，通过熟人纠正才得知真相，并拿到黄文辛的联系电话。这位文化人亲自登门拜访，就信中的内容与黄文辛先生深入探讨交流。信件原件至今仍被那位文化人珍藏，这件事也充分证明了手写信件的珍贵价值。

尹起昶诗文俱佳，庚子年他完成中篇小说《梦断盘山》，将电子版发给我后，我还为此写了书评《关于这件事，司马迁出现了历史笔误》。当我询问手稿下落时，他说已经扔掉了，理由是儿子帮忙打印后，觉得手稿没用了。最近，他又完成一部书稿，儿子打印后，他又打算扔掉手稿，好在被我及时拦下。这百余页沉甸甸的手稿，如今静静地躺在我的案头，等待我去深入研究。他还告诉我，太原工人文化宫地摊上有人售卖他的手稿。我对他说：“这只是现在的情况，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手稿的价值还会更高。”希望他能意识到手稿的珍贵。

梁志宏同样著作等身，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他的12本书。我询问他的写作过程，得知他也保留着手稿。虽然他习惯在电脑上完成最终文稿，但创作的第一道工序，依然是手写。他说：“回头翻看手稿，满是亲切。”

原以为坚持手写是老一辈文人因不熟悉电子设备的无奈之举，没想到，如今活跃在省内文坛的作家王芳，电脑操作熟练，却也坚持先起草手稿再输入电脑。好奇追问下才知道，她与我恰恰相反——手写能让她文思泉涌，而我更习惯在电脑上寻找灵感。我向她索要评论我的《晓云散语》之文《情寄东篱下》的手稿照片，看到的瞬间不禁惊叹：那工整隽秀的字迹，分明就是艺术品！难怪她看着手稿总能灵感迸发。王芳创作效率极高，作品屡屡在国家级报刊发表，邀约不断，却依然能不慌不忙，在稿纸上从容地挥洒思绪，这份对文字的执着与热爱，实在令人钦佩。

无论是上了年纪的老者，还是中年作家，他们的手稿都有一个共同之处——字里行间透露着为文的严谨，笔画之间展现着扎实的功底。每当翻开这些带着墨香的手稿，当年写下《见字如闻春雨声》时的感慨便又涌上心头。这些珍贵的手稿，值得我们尊敬、喜爱，更值得深入研究，因为它们不仅是创作者的心血结晶，更是一个时代文化传承的鲜活印记。

手稿的温度

刘小云

童书推广人的幸福

杨斌

我的新书《父母省心手册》样书寄来的那天，我盯着封面愣了好久。书脊有些歪斜，纸张手感也不如想象中顺滑，与心里构思了无数遍的完美版本相差甚远。把书扔在桌上，我的心里满是懊恼：这哪像是能拿得出手的作品？

看着皱巴巴的样书，身边的小奎老师突然说了这么一句：“不完美的孩子更需要120分的爱。”是啊，这本书里凝结着我10年童书推广的经验，记录着5000多个家庭的故事，这些实实在在的内容，难道不比装帧上的小瑕疵重要得多？

思绪回到2017年的春天。在女儿的舞蹈班里，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总在哭闹的小女孩。每次上课，她都死死抱着奶奶或姥姥不松手，撕心裂肺的哭声能把整个楼道都震得嗡嗡响。一开始，我心里满是不解，觉得这孩子太娇气，家长也不会管教。

直到有天课间，我得知真相。原来这位看着像是姥姥或奶奶的家长是这个孩子的母亲，小女孩是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弃儿，被现在已60多岁的养母在寒冬里捡回家。医生当时就说：“放弃吧，没用的。”可这位在车棚看自行车的老人，硬是挨家挨户借钱，咬牙给孩子做了4次手术。因为生活上离不开妈妈，不会和同龄人交流、性格孤僻，所以孩子一直没上幼儿园，送到舞蹈班，也是想让她多接触些同龄人。



随着一声清脆的鸡鸣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，我揉着惺忪睡眼推开木门，凉飕飕的晨风裹着露水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檐角的铜铃被吹得叮咚作响。我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，不经意间瞥见鸡窝顶上那束艾草——深紫色的茎秆托着油亮的叶片，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，叶片间还缠着几缕毛茸茸的狗尾巴草、几片粉白的爬山虎花瓣，甚至有几株蒲公英的小伞，像是父亲特意采来的山野小景。

这是父亲天不亮就出门的成果。每年端午前，他总要在公鸡打鸣前就出门，专挑沾着露水的艾草，“带露水的艾草才好哩！”他总这么说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叶片，仿佛在触碰一件珍宝。此刻凑近细瞧，艾草尖悬着的露珠宛如星辰，阳光穿透时，竟折射出细碎的彩虹，落在父亲新补的蓝布衫上，一闪一闪的。

我蹲在院子里看得入神，双腿渐渐发麻。直起身活动筋骨时，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谈笑声。推开木门，只见村里的老人们三三两两往回走，每个人手里都攥着大把艾草。张阿姨腿上沾着大片的草汁，脚踝还别着半朵野蔷薇；李大爷的布鞋缝里嵌着新鲜的泥土，竹篮里除了艾草，还躺着几颗刚摘的野莓。可他们全然不顾，正热火朝天地聊着，“当年屈原投江，江水都染成了碧色……”王叔叔说，“如今咱们包粽子，也是要把这个传统代代传下去。”他们手中的艾草轻轻相碰，抖落一地细碎的阳光，混着艾草特有的清香，在巷子里酿成了端午的味道。

街上没人了，我转身往家走，抬头便望见门楣上斜插着的艾草束——蓬松得像大公鸡的尾巴，这准是父亲的“得意之作”。他常拍着胸脯笑：“男人是门户的主心骨，门头上的艾草得扎得精神！”往年这时，他总会站在板凳上，眯着眼调整艾草的角度，嘴里还念叨着“左高右低，福气不跑”。跑进屋子，灶台上的蒸

艾草上的露珠

季江

笼正咕噜冒着热气，白雾里飘来糯米混着红枣的甜香。母亲盘腿坐在土炕上，面前摆着泡得发亮的粽叶、小山似的江米，还有洗得干干净净的红枣和葡萄干。她的手在粽叶间翻飞，三两下就折出个漏斗形状，填入糯米、塞进大枣，最后用棉线熟练地缠绕打结，动作利落得像在绣花。“尝尝这个枣甜不甜？”她忽然递来一颗大枣，指尖还沾着糯米，枣肉咬开的瞬间，甜香混着艾草香在口腔里漫开。

日头偏西时，母亲早已用艾草煮好了洗澡水。大木桶里，舒展的艾草叶片泛着油亮的光，蒸腾的水汽裹着草药香弥漫全屋。父亲蹲在桶边，粗糙的手掌沾着水珠，轻轻揉搓着我的后背：“泡泡泡，一年不招蚊虫。”水珠顺着艾草的脉络滑落，在木桶里激起细小的涟漪。洗完澡换上新做的粗布衫，鼻尖还萦绕着艾草的气息，这时母亲端来刚出锅的粽子，粽叶一剥开，热气裹着糯米香扑面而来，咬上一口，大枣的甜汁顺着嘴角流下，父亲笑着用衣角替我擦拭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阳光。

父亲走后的每个端午，我都会早早去野地采艾草。晨雾还未散尽，露水打湿脚踝，却再也等不到那声“快过来，这儿有棵好的”。指尖触到叶片的瞬间，恍惚又见父亲佝偻着背在草丛中寻觅的身影。当太阳爬上树梢，艾草上的露珠悄然蒸发，就像父亲的身

影，渐渐消失在时光深处。如今，门楣上的艾草依旧年年更换，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——少了父亲调整艾草角度时的念叨，少了他用衣角擦去我嘴角粽液的温度，只留下漫山遍野的艾草香，在每个端午的清晨，萦绕在记忆最柔软的角落。

是的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


端午挂饰(资料图)

影，渐渐消失在时光深处。如今，门楣上的艾草依旧年年更换，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——少了父亲调整艾草角度时的念叨，少了他用衣角擦去我嘴角粽液的温度，只留下漫山遍野的艾草香，在每个端午的清晨，萦绕在记忆最柔软的角落。

是的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